

James M. Cain


詹姆斯·M·凯恩作品



小夜曲

Serenade

〔美〕詹姆斯·M·凯恩 著 顾真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James M. Cain

詹姆斯·M·凯恩作品

# 小夜曲

## Serenade

〔美〕詹姆斯·M·凯恩 著 顾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小夜曲/(美)凯恩(Cain, J. M.)著;顾真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8

(詹姆斯·M·凯恩作品)

书名原文: Serenade

ISBN 978-7-5327-6482-2

I. ①小… II. ①凯… ②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96738 号

James M. Cain

**Serenade**

Copyright © 1937 BY JAMES M. CAIN, RENEWED 1969 BY JAMES M. CAIN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. Knopf, an imprint of  
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 through Bardon  
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0-092 号

**小夜曲**

[美]詹姆斯·M·凯恩 著 顾真 译

责任编辑/黄昱宁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5 字数 119,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6482-2/I·3873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64511411

当时我正在图皮南巴，吃一份烤饼<sup>①</sup>配咖啡，这妞进来了。她浑身透着印第安味儿：上从褐红色大披巾，下至紫花点缀的黑套裙，再到扭摆的步态，除非打刚会爬就头顶壶罐、包袱、篮子，否则哪个女人也学不来。她的肤色却跟印第安人都不一样。几乎是白皮肤，牛奶就兑了一小勺咖啡。有着印第安人的身材，但不丑。多数印第安女人臀部以上长了股肌肉，显得腰过高，身材走样，瘦削的腿像被捆着，胸前的料又太多。不少特征她也有，但她屁股浑圆，双腿轮廓柔和。挺苗条，但又带几分肉感，只怕三四年内会发福。不过所有这些，只有一半是我眼见。我注意到她的脸。扁平，印第安特色，鼻子倒很挺拔，同她抬头的样子蛮配；眸子亮闪闪，像两颗鞋扣，却不呆滞。她的眼睛很大、很黑，线条平直，带着几分倦怠与傲慢。厚嘴唇，却艳得很，当然涂了不少口红。

大概是晚上九点，这地方满满当当，有斗牛经理人、代理商、办报的、做“鸭”的、警察局的，基本上，你能想到的都有，就是没一个你愿花费时间应付的。她走向吧台，点好饮料，到桌前坐下。我又有了那种窒息的感觉，之前是因为空气稀薄，这次不是。生活里有好一阵没个女人了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她的饮料来了，是可口可乐兑苏格兰威士忌。我想了想。或许表示她的夜晚刚刚开始，或许表示她才吊起胃口，若真是这样，那有我好受了。图皮南巴大体上是个咖啡馆，而非饭店，但许多人在此吃饭。如果她是要吃饭，我最后的三比索<sup>②</sup>可撑不了多久。

我刚下定决心，想上前试试运气，她却动了。她悄然移步，停在两张桌子开外，随后又迈开了。我知道她要去谁那儿。她正在靠近叫特里艾斯卡的斗牛士，这小子我在竞技场见过几回。一次有他的节目单里也有索罗拉诺，似乎是当时的王牌选手。另一次是主赛季结束后的一个礼拜天，他在练习赛中冒雨杀了两头牛。在斗牛界他声名鹊起，快要发迹。他穿那种墨西哥人认为相当时髦的条纹衣服，帽子是米色的。

---

① 书中有大量西班牙语，译者直接译出，并统一以仿宋字体表示。

② 阿根廷、古巴、多米尼加共和国及墨西哥等国货币单位。

他独自待着，但那些个经理人、代理商、撰稿人不停上去搭讪。她机会不大，但一看他们三五离开，就会接近几步。很快她就到他边上了。他没摘下帽子。这本该叫我明白点什么的，却没有。我只看到一个呆子，过分自恋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说话，他点头，他们谈了几句，不像之前见过面。她饮料喝光了他也不管不顾，一分钟后才又点单。

看清了她在那儿的目的，我试图不去想她，可眼睛总要瞟回她身上。过了几分钟，我发现她感觉到了我，而且别桌的人也已明白怎么回事儿。她一直在拉披巾，裹裹好，好像觉得冷，耸起一边肩膀，背半对着我。这下她的头昂得更高，我的目光一刻也离不开。当然，斗牛士跟其他蹩脚演员一个样，光留意别人的桌子，能看到的不过是周围的那些神情。你明白的，这地方面无表情，偌大的咖啡馆里坐满一副副嘴脸，后脑勺上扣着帽子，吃饭、喝酒、抽烟、读书，还有叽叽喳喳的西班牙语。没有推搡，没有指点，也没有“嗨，瞧瞧这个”。他们只管自己的事。同样，报纸后面会有双眼睛，看的不是报纸。或者女招待会停在某人边上，说几句，引发一阵笑声；响得有点过头，按说她的笑话没那么好笑。他坐着，一脸愚蠢，指甲抠住玻璃杯。我感到脊椎在被针扎似的。他起身了，他过来了。

口袋里只有三比索的人可不想惹麻烦。一屋子都僵住了，画面仿佛被定格。我努力告诉自己要友好点，得在事情不可收拾前脱身。但他站到我面前时，还戴着帽子。

“我那桌，你感兴趣，啊？”

“你——啥？”

“我那桌。你看，好像有兴趣，先生。”

“噢，那我就懂了。”

我的手段并不友好，我是在耍阴招。我站起来，脸上贴着最灿烂的笑容，朝椅子摆摆手。“当然啰。听我解释。我很乐意解释。”你得说得简单点，墨西哥佬听英语吃力，“请坐。”

他瞧瞧我，又瞧瞧椅子。看上去我是被赶开的，所以他坐了下来。我坐下。随后我干了一桩十五分钟前就想干的事。尽心讨好人似的，我摘下他那顶米色的帽子，拿菜单一垫，放在椅子上。要是他动，我势必不会胡来，他们一块上就难办了。他没有。他吃了一惊。屋里响起一片叽喳声。我拿下了第一局。

“要给您点杯什么吗，先生？”

他眨眨眼，大概连听也没听到。然后他四顾寻求帮助。他习惯了每次抹鼻子，楼座上就爆发出：“噢咧！”但这次毫

无回应。他只看到一片木然。对他们而言，我们根本不在关注之列。啥也做不了，他只好面对我，尽力记起找我的目的。

“解释。请说吧。”

已经给了他下马威，我决定再狠狠地将他一军。“当然啰。我看了，没错。不过不是看你。相信我，先生，不是看你。不是看桌子。是看那位小姐。”

“……你，告诉我这个？告诉我这个？”

“是啊。干吗不呢？”

那么，他要干什么？他可以拉我决斗，但墨西哥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决斗这回事儿。他可以揍我一拳，但我要比他重五十来磅。他可以开枪射我，但他没有枪。我把规则都打破了。在墨西哥没人这么说话，而一旦墨西哥佬听到你说些闻所未闻的东西，就得花上一年才能弄明白。他坐着，眨眼看我，耳朵和面颊都泛起了红色。我给他充足的时间想事情，如果他还能，然后再开口。“跟您说吧，先生。我仔细观察了那位小姐，觉得她很可爱。我欣赏您的品位。羡慕您的运道。所以我们摸彩，谁走运谁得到她。一人给她买张票，数字大的人请她喝下一杯饮料。怎样？”

屋里又是一阵骚动，这次很长。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说点英语，先得翻译，大家才能懂。他大约用了四拍的时间想了



想，这才感觉好些。“请问我干吗要做这个？那位小姐，她是跟我的，不是吗？我把她当筹码，你又有啥？你倒说说看？”

“但愿您不是害怕了，先生？”

他不太爱听，脸又开始泛红。但随后我觉得身后有东西，我也不太喜欢。在美国，如果你感到背后有东西，那很可能是服务生端着一盘汤，不过在墨西哥就什么都可能了，而且你最不希望的恰恰是最会出现的。这国家的一半人口出门时都腰挎珍珠镶柄的自动手枪。这些枪还有个坏处：他们真的会用来射。而开枪后，就跟没事儿一样。这家伙朋友不少。他是红人，我却人生地不熟。我坐着直直看他，身子都不敢转。

他也感觉到了，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。我屈身掸掉衣服上的烟灰，透过眼角偷看。原来是几个卖彩票的，看他过来，他们立即停下脚步，跟其他人一样。现在他们走了回来，怂恿他答应，说这事儿十拿九稳。我不动声色，装作不耐烦，推推他，表现得更急切。“好啦，先生。怎样啊？”

“好，好。那就摸彩！”

大家激动了起来，拥到我们周围，有四五十人。若是正经事，那谁都不能插手，但现在是游戏，个个有份，大部分人便加入了。虽说人多，主角却还是那俩卖彩票的，一个推给我粉色的票子，另一个把绿票子推给他。你明白的；墨西哥的彩

票有很多种，粉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，很少能中奖。他俩变戏法似的一人拿块手帕，盖住彩票，不让我们看到数字，不过我那位又是咬耳朵又是眨眼睛，表示我的数字高得吓人。他是印第安人，灰头发，黑面孔，慈眉善目，简直无法想像他会说谎。我想起科尔特斯<sup>①</sup>，他看穿这些把戏是多么容易，他们那几招又该是多么幼稚！

不过我跟科尔特斯不同，我想输。透过人群能看见那妞坐着，仿佛对这头的事莫名其妙。猎物还是她，不是要战胜这蠢斗牛士。我有预感，万万不能在摸彩中赢得她。我下定决心，得输，再看看下面会发生什么。

我冲他摆摆手，示意随便选，他也不能怎样，只好也摆摆手。我选粉色的，一比索一张，我搁下钱。他们撕掉票子，又花里胡哨弄几下，把票放在桌上，用我的帽子一扣。他选绿的，半比索一张。不知为何，引来一阵大笑。他们盖上他的帽子，随后我们同时开。我的数字是7。他的比100 000还大。观众齐声高喊：“噢咧！”我还是不懂墨西哥人的脾性。外头的竞技场里，牛一进来，他们明明就知道它绝对活不过十五

---

<sup>①</sup> 埃尔南多·科尔特斯（1485—1547），西班牙殖民者，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开辟新殖民地，1523年征服墨西哥。

分钟，但看到剑刺入牛腹，依然会发了疯地欢呼。而在那晚的咖啡馆，人人都晓得我被诓了，但帽子揭开时，他们同他握手，拍他肩膀，嘻嘻哈哈，好像获胜是幸运女神眷顾。

“喏。这下你还看吗，哈？”

“没有的事儿。您赢啦，恭喜，真心的。把票给那位小姐吧，捎上我的问候，说我祝她赢下墨西哥银行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那么先生，再见。”

他拿着票回去了，我又往咖啡里加了点热牛奶，静候着。我没看。不过吧台后有面镜子，要看还是能看的。就瞄了一眼：他给她票子，两人说了一大串话，她看过来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两人才动身。我就在他俩和门之间，不过头一下都没转。随后我发觉他们停下了，她向他耳语几句，他也向她耳语几句，笑了。搞什么呢？他不是刚打败我吗？有资本表现得大度。迎面飘来一阵她的气息，我知道身边就是她，但我不动，等她先开口。

“先生。”

我站起欠身。俯视着她，几乎要碰到。她比我想像中小巧。肉感的线条，不然就是她抬头的样子欺骗了你。

“小姐。”

“感谢，谢谢您送的彩票。”

“别客气，小姐。祝你大赚一笔，跟我输的一样多。你会发财的——发大财。”

这话她爱听。她笑笑，低头看看，抬头看看。“嗯。非常感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可她转身离开前又笑了，我坐下，脑袋嗡嗡作响。听那笑声，好像有什么事欲言又止。感觉还有下文。我终于敢看周围了，他还靠近门站着，有点恼火。他总是朝女厕张望，她一准儿在里面，惹得他挺不高兴。

不到一分钟，女服务员递上了账单。六十分。她之前招待过我，是个漂亮的小个混血女人，四十岁上下，一有机会就要炫耀手上的婚戒。戴上婚戒在墨西哥可是桩大新闻，办没办婚礼却依旧不好说。她把肚子压到桌上，嘴唇不动，眼神瞟向另一头，我竟然能听见她的声音：“想要那位小姐的地址？想知道她住哪儿？”

“你真的知道？”

“有人告诉我的——就刚刚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是的。”

我往桌上放了一比索。她眯着眼，客气地笑笑，没动。我加了一比索上去。她掏出笔，扯过菜单开始写。写了不到三个字母笔就被人抽掉了。他站在那儿，气得脸发紫。他顿时开了窍，之前他憋了一肚子话没机会对我说。他唾沫骂她，她也回骂。没法全听懂，但大意是不会错的。他说她在暗中给我支招，她说我要找专做美国人生意的酒店，她写的不过是那家的地址。墨西哥人肯定喜欢看人上当。约摸有六个人附和着，坚决说听到我问酒店地址了，她没写别的。一秒钟都没骗到他。如今他上了自家的道，说着自家的话。他咒骂着他们，骂到一半，她从洗手间出来了。他把最后几句留给了她，随后把菜单揉成一团，扔到她脸上，走了。她都懒得看他出门。冲我笑笑，仿佛这是个有趣的玩笑。我起身，“小姐，请准我送你回家。”

传来一片叽叽喳喳，一阵大笑，一声“噢咧”。

女人一说“好”，身上若不打个激灵——这么不给劲儿的男人还没生出来。她勾着我的手臂，同我向咖啡馆门口走去，此时，我的头脑里掠过许多事情。其一是最后的一比索终于没了，我成了墨西哥城里的穷光蛋一个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、

该怎么做。其二是我并不感谢他们的喝彩，我厌恶墨西哥人和他们的把戏，那些把戏蹩脚透顶，一眼就能看穿，让我愈发厌恶。法国人的把戏会花掉你三法郎，但墨西哥人就是蠢蛋。不过，主要是那声“噢咧”里有种奇怪的回声，仿佛永远在嘲笑我。我突然很好奇出门后要去哪里。一个勾搭斗牛士的妞，你总不会以为她是修女。而一直到那一刻，我同样没想过她彻头彻尾就是那路卖肉的货色。我们上了大街，我盼着会右转。右边是城中心，如果往右，她可能带我去任何地方。但要是往左去瓜特穆斯大街<sup>①</sup>，那就纯粹是买卖了。

我们左拐了。

我们左拐了，但她步态曼妙，声音甜美，令我重燃希望。印第安人的东西都没啥道理。他们可能住在木条和泥土筑成的小屋里，而木条和泥土就是木条和泥土，对吧？看不出别的意思。可他们待客极有礼貌，尊重你，胜过美国的许多牙医。那些人住的是每栋一万美金的拉毛粉饰房子，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，手里还有股票和借条。她朝前走，手搭在我的臂弯，公爵夫人迈起步来也没这么周正。她想调整步子，差点拌

---

<sup>①</sup> 为纪念保卫城市的中美洲阿兹特克末代统治者瓜特穆斯而得名，而他当初抵抗的正是上文提到的科尔特斯。

蒜；抬了一两次头，笑笑，问我来墨西哥的时间长不长。

“就三四个月吧。”

“哦。喜欢吗？”

“很喜欢，”其实不喜欢，但我总归想跟她一样礼貌，“很漂亮。”

“是啊，”她说起“是啊”来很滑稽，此地的人都这样：舌头不卷，成了“四啊”<sup>①</sup>，“花很多。”

“还有鸟。”

“还有姑娘。”

“这我不想知道。”

“不想知道？一点都不？”

“对。”

如果碰上美国妞，准会啰嗦个没完，但她看我不愿继续这话题，便说起霍奇米尔科，那里的花最好。她问我去过没。我说没有，不过哪天她可以带我去。听到这话她移开眼神，我不懂。大概我太心急了点。今晚就是今晚，过后再谈霍奇米尔科不迟。到瓜特穆斯了。我盼她会穿过去。她转弯了，走了不到二十码就在一间小破屋前停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文中她把“yes”发成“yayse”。

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那行当在墨西哥的情况。至少在这个区域，见不到住着老鸨、带有客厅、摆了电钢琴的房子。一排土砖房，刷成蓝的、粉的、绿的，或者碰上什么色就是什么色。就一间屋的纵深，那样挤着，活像兵营。每间屋一扇门，门上带半面窗，衣帽间似的。依法她们得关上门，从窗口探出头来揽生意，但警察的熟人就可以放胆开门。这扇门敞开着，里面有仨姑娘，其中两个十四岁上下，孩子模样，另一个块头挺大，总有二十五了吧。她领我进屋，却抛下我跟其他三个跑街上开会去了。能听懂一些。这屋子是她们四个合租的，其中一人接客时，其他人只好在外头等。但我似乎是特例，如果要在这里过夜，她的舍友就得去别处借宿。没多久，大半条街都凑过来了：警察，街角咖啡馆的女人，还有一群住其它屋的小妞。听口气，大家不惊也不恼，也没有下流的挖苦话。按说这条街住的都是粗人，但听他们谈话，你会以为是妇女劝国会<sup>①</sup>的初级组在商讨如何给突然到访的部长妹夫安排住宿。表现得好像这事儿再自然不过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商量妥当，谁去谁那儿睡。她回来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形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，为军队提供补给、照顾伤员，后也主持筹措教会经费、安排社交等活动。



关上门，关上窗。屋里有张床，有个早期大拉皮兹风格的五斗橱，盥洗台上挂着镜子，草席卷在屋角，睡觉时派用场。还有几张椅子。她让我靠坐着，给我一支烟，立马自己也拿了支。情况就是这样。继续骗自己也没用，难怪特里艾斯卡不摘帽子。我的情人就是个值三比索的妓女。

她为我点上烟，又点了自己的，猛吸一口，吐出来吹灭火柴。我们抽烟，像台熄火的汽车般平静。马路对面的咖啡馆前，一支街头乐队正在演奏。合着音乐的拍子，她点了一两次头。“花啊鸟啊，还有街头乐队。”

“是的，很多呢。”

“你喜欢街头乐队吗？我们有。这儿有。”

“小姐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……我没有五十分钱。付给街头乐队，我——”

我把兜儿翻了个底朝天，叫她看。我想我还是坦白拉倒。让她自以为钓了个美国来的如意情郎，而后大失所望没啥好处。“噢，真好啊。”

“我在告诉你我破产啦。身无分文。一个子儿也没啦。我